

◇七彩人生

小陈的无人机

[昆山]蔡晓菲

第一次知道小陈,是在上一任网格员的走访记录里:“302室,一家三口,儿子不上班、不出门。”后来302室成了我负责的网格,这份记录也就转到我的手里,但敲门后,每次听见屋内脚步声走近,在门后停住,然后是一句从门缝里挤出来的话:“不方便。”后来我才知道,小陈毕业以后一直在家,患的是双相情感障碍,但他的父母只说他身体不好。

我第一次顺利进门,是因为社区搞智能化改造。电话那头,小陈妈妈犹豫了很久,最后松口:“你进来吧。”客厅的角落里放着一台小小的无人机,机身落了薄薄的灰,小陈坐在桌前,肩膀微微弓着。桌上摊着几张照片,是一只猫,蹲在空调外机上回头看镜头。

后来我去的次数多了,小陈妈妈慢慢习惯了。有一次她主动和我说话:“小陈以前成绩很好,考上了大学,学的理科,大二那年出了状况,休学回来就再也没有回去过。他不让拉窗帘,说外面的光太亮了。”她眼眶红红的,接着说:“他从小就喜欢琢磨东西,喜欢拍照。我们给他买了那台无人机,他就天天在家里飞,后来他说屋里太小了,就再也没有碰过。”

我一直惦记着小陈,想着有什么契机可以让他尝试走出来,正好社区有个关爱孤独症孩子的项目,那些孩子和小陈一样,把自己关在别人进不去的世界里。我打算请小陈来帮忙——教孩子们用无人机拍照。“无人机?他行吗?”小陈妈妈不安地问。“他行的,他喜欢琢磨东西。”

第一次活动,小陈妈妈和我在门口打招呼,小陈站在她背后,直挺挺地杵在活动室门口,就这么低着头,不敢进来。直到一个叫豆豆的小男孩跑过来,拽了拽他的衣角,把他拉进去坐下。小陈坐下来,拿出无人机,擦掉机身上的灰,放在桌上,他抬起头轻轻拨了一下开关,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他抬头。

那天小陈教孩子们最简单的起飞和降落。他不太说话,只是做示范,但他的手很稳,动作很慢,每一个步骤都停下来等孩子们看清楚。有个孩子不敢按按钮,小陈就握住他的手指,轻轻按下去,无人机晃晃悠悠地升起来,螺旋桨转起来,发出嗡嗡的声音,悬在半空中。那个孩子愣了一下,然后笑了。

之后的活动,小陈每周都来,风雨无阻。他不怎么说话,孩子们也不怎么说话,他们就那样安静地摆弄那台无人机,活动室里只有螺旋桨嗡嗡的声音。第二周小陈教孩子们让无人机飞直线,第三周教孩子们拍下第一张照片,第四周飞一个圆圈,拍一圈连贯的影像。

活动室外面,小陈妈妈与那些孩子的家长一同看着,看着自己的孩子盯着天空,跟着那架小小的无人机跑来跑去,好几个妈妈激动地哭了。小陈不知道这些,他只是安静地坐在那里,握着遥控器,一遍一遍地做示范。无人机越飞越远,它飞过了活动室的窗户,飞过了小区的花园,飞过了那棵梧桐树的树梢。

后来,社区帮孩子们办了无人机摄影展,把照片打印出来挂在花园里。小陈拍的小猫照片挂在最中间,摄影展开幕那天来了很多人,孩子们、家长们、其他居民们。小陈站在角落,低着头,不说话,但他没走,一直站在那里。老人们走到他面前,指着那张照片问:“这是你拍的?”小陈点了一下头。“拍得真好。”小陈的耳朵红了。

小陈的妈妈后来告诉我,小陈开始拉开窗帘了。“一开始只拉开一条缝,后来半扇,现在整个都拉开了。”那张小猫照片被小陈的妈妈放大了,用相框框起来,摆在客厅最显眼的地方。窗帘拉开以后,阳光照进来,正好落在那张照片上,照着猫的眼睛亮亮的。

那天下午我路过社区小花园,看见小陈和豆豆坐在一起,无人机停在他们面前的草地上。豆豆指着天上的一只鸟,小陈拿起遥控器,无人机慢慢升起来,跟着那只鸟飞了一段,豆豆拍着手笑。小陈举起遥控器,按下快门。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里漏下来,落在那架小小的无人机上,落在小陈的手上,落在豆豆仰起的笑脸上。

◇尘世写真

再次回到上海的那家医院复查,像赴一场迟到一年的旧约。这一约,检查单成了通行证,把我重新送进病房。在奔波于各个楼层的间隙,我见过愁云惨淡的脸,也遇过暖如春阳的医者,而更多的,是那些猝不及防的趣事——它们像苦药片外的糖衣,让治疗的过程多了几分滋味。

护工老陈是个自带“指挥官”气场的人。那天清晨,他把我们十几个病友编成一支“检查纵队”,浩浩荡荡开往22楼电梯口。“第一突击队,跟我上三楼!”他大手一挥,“指令”我们下到一楼大厅待命。谁知到达一楼电梯门一开,随行的白发老太急着出门,被后面家属推着的轮椅踏板绊了个趔趄,跌坐在地。人群像潮水般绕开,我与家属刚要上前,旁人低声提醒:“小心碰瓷啊!”我们进退两难,只得站到十米开外。两小时后在三楼检查,竟见老太坐着轮椅,由一位曾对全体护工训话的小队长亲自推送——原来这一跤,摔出了“VIP待遇”。我与家属相视一笑,原来有时候,旁观不是冷漠,而是给彼此留一份体面与保护。

核磁机的声响,是我听过最特别的“音乐会”。刚准备上台子,就见前一位男子踉跄着下来,我还暗自紧张,谁知躺下耳机一戴,世界忽然热闹起来。“咚咚咚”像敲门,“啪啪啪”似拍桌,“嘟嘟嘟”如警笛,“轰咚咚”又像拖拉机驶过身边。最妙的是断断续续的“宝宝”“爸爸”声,差点让我忍不住应声。后来我想,设计者定是懂心理学的——若真响

◇闲情偶记

我是在一阵栀子花香里,确切地知道夏天回来了。行李箱轮子滚过楼道,发出沉闷的声响。钥匙转动锁芯,门开的瞬间,没有积尘的霉味,只有一股扑面而来的,属于这个季节特有的气息。那是混合着晒过的棉布、新割的青草和某种甜腻花香的味道。我提着箱子站定,屋里的陈设和我离开时别无二致,只是窗台上那盆绿萝,竟已垂下了半尺长的藤蔓,叶片油亮得有些晃眼。

厨房里,母亲正在剥新蒜。她没抬头,只是听见动静,侧脸笑了笑,皱纹里嵌着细密的汗珠。案板上躺着几根嫩得能掐出水的黄瓜,旁边是一碗刚切好的凉面。她没问我路上累不累,也没问外面的世界怎么样,只把剥好的蒜瓣丢进碗里,淋上一勺自家酿的米醋。那酸味直冲鼻腔,激得人牙根发软,却也瞬间勾起了肚里的馋虫。

午后,我躺在久违的竹席上。风扇在头顶咿呀地转,并不怎么吹得动空气。窗外,知了的叫声一声紧过一声,像是要把这寂静的午后撕开一道口子。邻居家的小孩骑着自行车飞驰而过,车铃叮铃作响,惊起了一树麻雀。我闭上眼,不再是那个在空调房里对着屏幕焦虑的异乡人,而是变回了那个会在雷雨前忙着收衣服的少年。

◇秦淮河征文选登

漫步于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《秦淮河》特展中,于文物与光影间,探寻秦淮河的前世今生。秦淮河的波光倒影里,藏着金陵千年书香,也藏着寻常的人间烟火。南京有一句风趣的老话:没有一只鸭子能飞出南京。秦淮河的烟火里,就藏着这样一段食鸭传奇。

秦淮河是南京的母亲河,水网密布、水草丰美,自古便是养鸭佳地。自春秋“筑城养鸭”,至南朝成为祭品与军粮,再到明清时已“甲于海内”。明清鼎盛,秦淮河码头舟楫往来,活鸭、板鸭、盐水鸭等顺着水路集散,香气飘满十里秦淮。特展中的市井图景、民俗遗存,无不诉说着鸭与金陵的不解之缘。

在秦淮河的滋养下,夫子庙一带自古为科举文化重镇,素有“天下文枢”美誉。古时“鸭”与“甲”谐音,鸭馐被寄寓“金榜题名”“位列三甲”的美好寓意,称为“鼎甲之味”。明清时期,江南贡院状元辈出,举子食鸭祈愿,更添风雅。人们互相赠送鸭子,表达对事业或学业成功的祝福,也象征着好运连连、事事如意。美好的文化内涵与人间烟火互相滋养,彼此成全,绵延至今。

“斩只鸭子”,成了南京人每天的日常。盐水鸭皮白肉

医院“奇遇记”

[东台]周稀银

起110或120,怕是没人躺得住。这机械交响乐,竟把恐惧都震碎了。

小肠镜前的泻药,则是另一场“速度与激情”。三公斤药液,三小时喝完,我像参加限时挑战赛,在走廊里来回踱步。喝到第三瓶,一股洪流般的感觉袭来,我冲进最近的病房卫生间,瞬间体会到什么叫“飞流直下三千尺”。家属慌得去问护士,答曰:“吐多少补多少!”隔壁床小伙与我“并肩作战”,我们默契地错峰使用卫生间,七十岁的老病友摇头叹息:“活受罪啊!”可当第二天医生确认看得清晰时,这点狼狈倒成了值得的代价。

那天下午一点多,护工来喊我去五楼做胃镜加小肠镜。等候区里,我们一排人躺在手术床上输液。不曾想第一个居然轮到我,护工就像从一堆扑克牌里精准地抽出一张,又像拖一艘小船似的,把我从队伍里拉了出来,推进了检查室。进去时,满眼都是穿蓝色防护服的身影,像科幻片里的场景。咬好装置,面罩扣上,意识忽然断电——再睁眼时,已坐在轮椅上被推出房间。麻醉未退的身体软绵绵的,恍惚间觉得自己像个凯旋的伤兵,被战友护送回营。这荒诞的画面,竟让我笑出了声。

病房从来不只是治病的地方。在这里,疼痛与欢笑常常并肩而行。那些趣闻像散落在白床单上的光斑,提醒我:即使身在低谷,也能抬头看见星星。而所谓乐观,不过是把苦药嚼出甜味,把无奈写成诗行罢了。

推窗撞满怀

[陕西]王晗

傍晚,父亲扛着锄头回来。他裤脚挽得老高,小腿上沾满了泥点。他放下锄头,径直走到院角的井边,打上一桶水,从头浇下。他舒坦地哈出一口气,指着墙角那架蔷薇对我说:“你走后没几天,它就开了。开疯了,每天都要扫一地的花瓣。”

我凑过去看,那藤蔓果然爬满了半面墙,红花开得泼泼洒洒。蜜蜂在花蕊里忙碌,翅膀振动出细微的嗡嗡声。我忽然想起去年秋天离开时,这株花还只是一堆枯枝。几个月的光景,它竟已攒足了力气,把整个夏天都举在了枝头。

夜深了,屋里还没开灯。月光从窗格子漏进来,白花花地铺在地上。母亲坐在小板凳上,借着那点光亮纳鞋底。针在头发上蹭一下,再用力穿过厚厚的鞋帮,发出“嗤”的一声。父亲在一旁吧嗒吧嗒地抽着烟,烟雾缭绕,模糊了他的面容。没人说话,只有这细碎的声响,和窗外还没停歇的蛙鸣。

我翻了个身,脸贴着凉滑的竹席。所有的奔波和疲惫,都被这浓得化不开的夜色,一点点吞没了。

院里的蔷薇,大概正趁着夜色,又悄悄绽开了一个花苞。

秦淮河畔的人间烟火

[南京]陆昀希

嫩,清鲜回甘,中秋桂花飘香时制成,又名“桂花鸭”;板鸭卤制后风干,肉质口感紧密,清朝时乃是进贡皇家的佳品;金陵烤鸭皮酥汁浓,蘸上甜卤,回味无穷,乃北京烤鸭的源头之一;酱鸭头、卤鸭四件、鸭血粉丝汤、鸭油烧饼……正所谓“金陵无处不吃鸭,金陵鸭无处不可吃”。

从宫廷贡品到民间小吃,从文人雅席到百姓餐桌,秦淮河的流水,滋养了南京独有的鸭文化。文化因烟火而有温度,烟火因文化而有风骨。鸭子生于水乡,香满金陵,飞不出南京,却化作舌尖风味,留在了每一个南京人的记忆里。

一河烟水,满城鸭香。这便是秦淮河畔的人间烟火,是南京最鲜活的文化印记。



扫描二维码,敬请关注本报副刊公众微信号“B座西窗”。投稿邮箱:yzwb-fanxing@163.com